

如
得
之
其
人
也
不
舍
我

柔情裹着我的心

【徐志摩的诗样四季】

作品
青蒿



柔情裹着我的心

【徐志摩的诗样四季】

青蒿
作品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柔情裹着我的心 : 徐志摩的诗样四季 / 青蒿著.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496-0985-7

I. ①柔… II. ①青… III. ①徐志摩 (1896~1931)
—文学研究②徐志摩 (1896~1931) —人物研究 IV.
①I206.6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8695号

柔情裹着我的心 : 徐志摩的诗样四季

出版人 / 桂国强
作者 / 青 蒿
责任编辑 / 戴 铮
封面装帧 / 姚姚工作室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 /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80×1230 1/32
字 数 / 177千字
印 张 / 8

ISBN 978-7-5496-0985-7

定 价：29.80元

目 录

序：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 001

第一卷 春秋·小传 | 008

第一章 生的召唤 | 009

第二章 远渡重洋 | 025

第三章 新时代的光 | 045

第四章 生活与现实 | 070

第二卷 夏冬·爱情

| 103

第一章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张幼仪

| 104

第二章 你是天空中的云——林徽因

| 123

第三章 怎叫我不倾颓，怎叫我不迷醉——陆小曼

| 146

后记 四季·毕生行径都是诗

| 167

附录：徐志摩诗集

| 171

序：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汤显祖的《牡丹亭》生生将有关爱情的句子都写绝了，以至于再看其他的情诗，都是画蛇添足。”也正是映衬了那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情深”的句子。

一生太短暂，徐志摩的一生尤其让人感慨。联想起他的一生情爱，也正是仿佛印证了这一句“情不知所起”似的。不知两个字，确实是感情开始时最重要的一环。

若是明明白白地知道那段感情从何时起的，会不会就不是那种用心至深的情情爱爱了？

其实徐志摩的诗里也有类似的句子。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轻波里依洄。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她的温存，我的迷醉。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甜美是梦里的光辉。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她的负心，我的悲伤。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悲哀里心碎！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黯淡是梦里的光辉。

梦里轻波，谁的痴情遇上了谁，又抛弃了谁？梦里的光辉依旧，可是
斯人却不知何处。

似乎，从一首简简单单的诗中，便能瞧见他的一生情感，似乎就能瞧见他感情中的波折。甚至，他要说一句，“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这样的句子。

在中国人的诗歌传统里，在诉说情感时，都需要加入一段起兴，像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种字面上看着似乎与感情并无关联的句子便是下一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起兴。这种先写景再写情的传统，一方面与国人的含蓄内敛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也是借物喻人，用一个场景，使得读者更加感同身受。

徐志摩的这句诗也有这样的效果。风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是有不同的效果的。春夏会有东南风，秋冬会有西北风。春风得意，夏风轻柔，秋风萧瑟，冬风凛冽。可是这一切的四季景致，在徐志摩看来都已经是摆设，因为他用情至深，因为他沉浸在梦中，并不知道风往哪一个方向吹，亦不知道今夕何夕。

所以他才会在梦里逐层递进，从“在梦的轻波里依洄”，到“她的温存，我的迷醉”，而后“甜美是梦里的光辉”。之后峰回路转，“她的负心，我的伤悲”，其后“在梦的悲哀里心碎”，最后说“黯淡是梦里的光辉”。

看似仿佛是在梦里经历了一场甜美的相遇与背叛，但也是现实生活中不能不诉说的一段感情吧。正是他梦里的“不知”才使得这段梦里的感情，看起来颇有些真实的意味。

时常有人将徐志摩贴上如下标签：花心、负心汉、花花公子……

非是替他辩护，但是他所做的一切，大抵是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最真挚的表达与体现。

他也可以像同时代的其他许多知名文人学者作家一样，家中的发妻便只是发妻，属于旧时代；而后另娶夫人太太是新时代的配偶。两边互不干涉，都有保留。但若是那样，他也许也就不是徐志摩了。无论他曾爱过多少人，我相信，在彼时，他是一心一意的。而他这一生，在对待每一段感情时，也必定是一心一意的。

在梦里，曾有过这样一个男子。觥筹交错、衣光鬓影的社交舞会，他一身英伦风十足的西装，优雅绅士的做派，使得周围一众少女暗自荡漾。他时而与周围的朋友们高谈阔论，激动得眼角眉梢都会轻轻颤动；时而只是默默地执着一只酒杯，在角落里旁观众人，嘴角还带着一丝无所谓的浅笑。

在许多人的眼中看来，或许，他真的不是一个太会处理感情的人。

无论是张幼仪、林徽因还是陆小曼，他似乎每个人都有所愧对。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并非世故圆滑如旁人，可以在众多女性中如鱼得水。他身上带着文人的狂傲和热血，并将这种热情也同样灌注于自己的感情生活。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极不理智地离婚，似乎全身心投入地去追求一个人，而后不顾一切地与其热恋。

在徐志摩的心中一定会有那样一团火，燃烧一切，喷薄而出。于是他将那一团火通通写入诗歌中，故而，在他的诗里会有这样一种令人惊叹的力量。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每每念到这句诗时，就会有一种激

动得想要站起来与人痛快交流的感觉，但是，却又不知道该如何说、如何表达，就好像我梦中的你一样……

于是，一切的感情，似乎都得从梦里说起。

仿佛又回到了《牡丹亭》的话题，惊梦、寻梦，似乎难以逃脱的宿命。

徐志摩，仿佛他也有着他难以逃脱的宿命。他的诗里，总是充斥着真性情。虽然到了他所处的新月派文学观点盛行之时，虽然他写的是所谓现代诗，但是，古老的诗词评述里总是会说，诗词者，能言情达意才是最重要的。较之现代诗歌里那些不知所谓或者只是为了奇特而存在的诗歌，徐志摩的诗里仿佛就充斥着浓浓感情，让我们忍不住，一读再读。

他在感情里，大概是一个一往无前的勇者吧。

感情之于他，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而他一生所专注所努力，也正是感情。

因为这样勇敢，所以在旁人眼中，大抵是颇有些与众不同的，或者说很另类。

会羡慕徐志摩，在那样一个年代，他便敢于因为爱情一往无前，甚至说带了些孤勇，并不理会旁人说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只会考虑，自己的所想所爱，到底是什么。然后为了自己的爱情，做一切自己能做到的事情。

说到底，不是不痴的。或者按照一般人的观点，确实是有些傻的。

在凉薄的世情面前，徐志摩是处于另一端，是令人不得不艳羡的那一个。

徐志摩一生的感情所钟，其实不外乎那么几位。其实有时想想，他是

活在世情冷暖之外的，颇有些不谙世事的感觉。他因为不想要无爱的婚姻，所以决绝地与张幼仪离婚；他想要寻找一个人生伴侣，而且恰好他遇到了，于是他似乎使尽全身力气去追求林徽因，但是最终也只能输给了命运；他因为深知，有的感情错过了就没有了，所以在得知罗敷有夫之后，他也甘愿放弃，而后顶着逆子的罪名去追求陆小曼。

可他在自己的真心面前，却从来不肯将就与撒谎。他有独属于他自己的温柔与风情，他有笔下生花的情丝，他至死都在描绘着自己那一颗永远都在为感情悸动着的心。

他是一段传奇。书页间、光影里，你很难发现他的人间四月天。可是浮世众生，有人三生三世，相思莫相负；有人看破三春景，终究白茫茫一片……唯有他，仿佛身在梦中、情中，却总也让人觉得是旁观与最清醒的那一个。

我不知道风往哪里吹——他如是说。那是一种对生命的豁然，因为他的多情，他的半生柔肠。甚至有时，是他的一腔热血与世人相交，非关风月。

其实有时想来，待感情慎重，并不为错。稍许理性，也并不为过。但是如果在还能有爱之时，可以奋不顾身一次，或许，你今后的人生里，会少一些追悔的时刻。

徐志摩，他的一生，也仿佛是沉入一首诗歌之中，我们读着读着，脑海中便都是那些韵脚的环绕，难以摆脱，难以忘记。而后，他便在记忆里，默默地旁观这尘世中还有的许多悲欢与离合。

有时会想，在零落于高空之中时，生命最后的时刻，他的思想是否也仍旧是如诗一般悲壮？还是用他徐氏特有的思想，写出灵动跳跃的句子。你是浮起在尘世的羽毛，飘然而来，飘然而走。你的生命，是一篇有关爱情的乐章，亦是一出告别剧，告别后，那些有关爱情的诗词就会彻底埋藏。

这本书，就是这样。让我们在如今浮躁的世情下，或许可以找到一丝如同诗人般的热血和冲动，一种对感情最原始的诉求。再不济，也能用一种恬淡的心情，“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上云卷云舒”。

哪怕仅有一次，可以稍稍靠近，一种名叫爱情的感觉。

第一卷 春秋·小传

和蔼的春光，

充满了鸳鸯的池塘，

快辞别寂寞的梦乡，

来和我摸一会鱼儿，折一枝海棠。

——《醒！醒！》

第一章 生的召唤

一切梦的开始，都会有一个根源。

梦去往何处，与它从何处来密不可分。

诗人的梦总是瑰丽而多彩的，有时他们的梦会化作蝴蝶，使人忘却蝶梦我抑或我梦蝶；有时他们的梦会只是一缕清风，倏然间来去匆匆，抓不着踪迹；有时他们的梦或许仅仅是一井清泉。

而和徐志摩有关的那个梦，应该是从海宁这个地方开始的。

熟知野史的朋友一定对海宁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不止一种野史将乾隆皇帝的亲生父亲编排成海宁的陈阁老，这让海宁这个地名蓦然间在文人笔下出现了一丝丝传奇的色彩。而它也确实够传奇的，远的不说，武侠小说界的泰斗金庸先生的母亲是徐志摩父亲的堂妹，也就是说金庸与徐志摩是表兄弟的关系。

当然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海宁这个地方人杰地灵，所以才会出像徐志摩这样的仿似谪仙人。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酉时，也就是公历的 1897 年 1 月 15 日下午，夕阳的余晖布满天际，徐志摩出生在硖石镇保宁坊第四进院子的楼上。父亲徐申如为他取名章垿。

有时生命是很奇特的一件事，如同天上落下的一片雪花，飘飘洒洒，

在天空中被随风吹动，改变着原先的轨迹，最终落在了地上，却也有着不同的遭遇，或洁净如初，或被人的脚踩过变得脏污，但最终无论怎样，都还是会化为水汽，浸润大地。

徐申如娶了两房太太才只得了徐志摩这样一个儿子，所以他甫一出生，就成了全家的掌上明珠，呵护异常。徐志摩可谓一出生便享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他出生于海宁当地的富贵之家，父亲徐申如继承了祖业与人合伙开办了钱庄、丝厂、绸缎店、火力发电厂，家里还有酱园祖业，各项生意遍布沪杭两地。可以说，若徐志摩不是一个诗人文人，大抵也可以做一个普通的富家子弟，过富足的小日子。

只是他幼时遇到了一件怪事儿，使得他的生活隐隐变得有些不同。

这得从他周岁时的“碎盘之喜”开始说起。“碎盘”又叫“试儿”，孩子周岁时要用一只红漆木盘盛上诸般物件，让幼儿从中抓取，是以以物测人。婴幼儿时期的徐志摩彼时抓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那天，徐家闯进了一个名叫志恢的和尚，他望着彼时叫作徐章垿的婴儿，摸了摸他的头，对徐申如说，此儿将来必成大器。徐申如大喜，遂为儿子改了“志摩”这个听起来更为清奇有趣的名字。

其实和尚摸骨算命这回事儿，许多地方都有。《红楼梦》中亦有不少喜欢跑去别人家里预言孩子将来事的和尚道士。这个志恢和尚是主动上门，还是被有心人用作奉承请来徐家的，早已不可知。但他的出现，无疑对徐志摩今后的人生路给了一定暗示。

现代心理学中有这样的说法，即给一个人暗示他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么他有 80% 的可能就真的会成为那样的人。

无疑，徐志摩确实是给予了自己这类的暗示，他在《猛虎集》的序言中写过这样的句子：

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入“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 Hamilton（汉密尔顿）！在二十四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

.....

诗人也是一种痴鸟，把他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地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百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深诚的一片。

让人不由就想到了王家卫的《阿飞正传》，里面有这样的台词：“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地飞呀飞，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仔细想来，徐志摩的一生似乎也像这种荆棘鸟一样，不断努力，执着向前，勇敢地寻找他的理想，为了他的理想和爱情，肆意地挥洒着自己的爱情和生命。

再说回徐家，其实徐家在硖石一带非常有名，徐申如是硖石商界的领头人物，曾先后出任过硖石商会的副会长、会长、主席。而且他不仅在做

生意上很在行，同样敢于接受许多新鲜事物及思想，他与张謇的关系就非常好，而且非常同意张謇当时提出的“实业救国”的思想。

1908年，浙江和江苏两省先后成立了铁路公司，协力修筑贯通两省之间的铁路。其中浙江的铁路经费由自己省内集资，按照路线设计，这段铁路经由嘉兴、桐乡、崇德，是一条直线。但是当时桐乡的许多乡绅认为修筑铁路会占用农田，拆毁房屋祖坟，最要紧的是还会破坏当地的风水，所以很不支持。而当时徐申如正担任浙江铁路公司董事，他果断利用了这个机会，说服了海宁的乡绅们，让铁路绕开桐乡从海宁经过。于是，沪宁铁路行经硖石，横贯海宁，给日后的发展创造了非常大的机遇。这足以说明，徐申如在当时是非常开明的一位商业领袖。

而成长在这样家庭的徐志摩，自然也因为富裕的家境而有了少年不知愁滋味的生活，也因为父亲的开明，使得他有了独立思考的人格，更为今后他留学欧美，游历海外，成为被后人所称道的徐志摩埋下了伏笔。

徐志摩的童年是愉快的。海宁的山水迤逦，青山碧水滋润着他年幼的心灵，使得他的心灵也一尘不染。房前屋后，山前树下，他自由自在，过着属于自己的童年。这无忧的童年让他养成了快乐、善良的性格，让他笑看世界，很少悲观。

等到快乐的童年在不知不觉中溜走的时候，徐志摩也到了该上学的年纪。当时的中国教育体制还略有些混乱，科举制刚刚废除，新的学堂尚未开办，正是新旧学制交替的阶段。幸而，徐家产业极大，自己就有私塾，所以四岁的徐志摩就进了自家私塾开蒙。私塾的生活，民国时许多作家都